

墨尼波斯：穿铜鞋的好朋友，你为什么跳进了火山口呢？

恩培多克勒：墨尼波斯，是由于一种忧郁症。<sup>1</sup>

“足下不返，重遣信往问，愿知心素。<sup>2</sup>”

---

<sup>1</sup> 琉善

<sup>2</sup> 王羲之



有人在一个平庸午后做梦  
暮光四射的白定格在他入睡的眼中  
（乌云简洁地向天飞）  
他睡得太久以至梦见大风吹散畜群  
草场上只剩原始的地衣

化石的踪迹

句子忘了，甚至于词，只好哭  
并不觉得悲伤，哭如光源一般充盈  
又把阴影抛散在稍远的地方  
古老的人无法做梦

或至少，并非他能体会

不然就要有了梦中梦  
分层构建出一个他的身外身

全然无来由

这样的生产多美好：比如坚硬的地表是头骨  
往下是灰质  
从中可以长出另一个人儿来  
倦怠时想睡去

当天色沉沉，甚至有时雨也要落下

如同精致的饥饿  
存在烫好的餐盘里  
我们期待即将到来的事物  
比它们自身还要美丽  
当日光被画家的小刀切开  
一幅画仍没有开始  
但他所面对的空白  
是一个黄疸婴儿看见的  
它冒着初生的热气并且沉默  
打破空白极为危险  
吐出羊水的第一个词千篇一律  
我希望能在“半存在”中留下更多记忆  
如同农人指着苹果树苗说“吃吧”  
这并不是在开玩笑  
你心想：“什么样的失败能使他这样畏怯”  
事实是他几乎不能阻止它们生长  
这也是画家放弃作画的原因

湖面坐下渔人，而此刻

画家领朋友来到他空白的作品前

渴望其表面泛起一丝波澜

更真实的世界潜伏在

意义乏味的表面下

但无意于突破呈现在众人眼前

渔人呼吸因水汽而肥胖的空气

忽然听见

湖中大段的乐章，被前人裁剪而抛下的

错综矛盾的抒情

而朋友们见到午后斜射的日光转了角度

点燃未及落地的灰尘

沉船的话语

墙面因画中的空白相会

但湖面广阔，等人抛下诱饵

并交还一个肯定的答复

或是等颜料滴入画布

抛弃

它们在空中悬停的小小星球

自我指涉并不困难，可是

尽管如渔人在湖面看见自己

画家并不把这种空白称作自画像

画布藏起

未及抵达的蓝色血流

可一旦你转到画架背面

会立即溺毙

渔人早习惯以注目代替无能的感伤

正如朋友们的晶体眼睛看不见画家的流体眼睛

水纹里有一朵花的缺席

但灯泡正睡着梦见艾尔维斯<sup>1</sup>

家具被黑暗拧动成一线，无以

归位

他躺在夜晚的显影液里，看见

镜子里，屏幕中

他的无风格对应

探手向等待建筑的白纸

它渴望呈现更笃定的词

但夜晚沉溺在并不攀拟花朵的香气中

重力也反对自身

因此不如说，他的不眠穿透了室内溶解光线的黑暗

（词语在紧锁的柜门后鼓动小翼）

而灯泡仍有吻痕般的热能

---

<sup>1</sup> Polly Clark: Elvis the Performing Octopus。



如溺水者看见头顶的巨光

他被托起

困身于双重象征的水流中

感到一种充满偶然的不安

但此刻外面，水面上

正有天使成形的风暴

无比安静，并不暴烈

甚至谈不上灾难

仿佛一场梦中梦

光明意愿的谢幕表演

的确有些火山我无法命名——

仿佛一场海难，只是黑暗地触了礁

没有指南针

我很愿称其为“脑海所养育的岛屿”<sup>1</sup>

岛屿吞吃岛屿

发出海龟满意的声音

我想这是一种群岛病

它们的颜色厌烦至极却无比温顺

任我从一座泅渡至另一座

水声作响的土地……

或许我本不该来这里

但“**同情应当始于家中**”，不是么

好吧

现在我是鲁滨逊·克鲁索

我的小刀划开山羊肚皮

这仅给小岛添一道阴影

---

<sup>1</sup> Elizabeth Bishop: Crusoe in England

树木自地面延伸

抵住云的压力

些微震动就使雨落下来

多重堆叠的落日扬起水雾

一日就过去好多天

远处岛屿如爬满生物的船壳

被海水温顺地托举

有时情感远超它的来由

我会愿意挑选一只回家

尽管知道另外的岛屿意味更远的旅行

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我才会在这里

迷失者不会偏袒

对每一处都同样受怕而好奇

但群岛又生出群岛

很快就超过我的视力与体力

若稍加重复也不会被发现

这使我每当想象**无限**之时

便恐惧地想起我的岛屿

（木料的幽光包围我

我做着繁衍的噩梦

手册里岛屿争抢名字

恳求它们不要，恳求它们不要争吵)

有时天气明亮

你从屋子出去

我没看见街道有什么不同

天气在撒谎

离别无限细分

用头脑记住：佛教徒腹部汨汨流出的……（业力）

锡焊喇叭闪烁加音

耳鸣的音乐

在音节中间画家将“零”敲入——

并非休止符，只是一个无意义的迟顿

你会回来

你的脚步在回音室消散

在服从后学习

难道这是别离的意义？

电视反射许多我未曾去过的地方

门开着

在社区医院我失去记忆

现在又想了起来

有时梦真的很单调，如同  
手指在琴键上不断敲击  
这即是某人渴望表达而无从说起  
只好匆匆带走  
随光线偏斜而渐暗的

雾/脸

你注视手中鲈鱼的眼睛  
将它丢在地上  
地板散开油脂漂浮的虹彩  
像极了平息的议论、平息的愤怒

在大脑皮层未完全发育以前  
请按住我的手唤起巴布金反射  
把我当作一种机关玩具  
我会转头并且张口

使他感到困惑的  
耳朵里柳树在长  
传递来木质的声音  
有时一侧听觉过重  
他的头颅偏向一边  
声音会从中流出  
在室内响起  
激起爆破的粉尘  
坠入千涸之地，流失了  
思想的部分  
洗去他的身体性  
伫留原地的是什么？  
在自然界外（但可感的）这间人造小屋里  
肉体坠落的弧  
或“现场痕迹固定线”  
记录下事物的过程  
但他与耳中树从未谋面  
多大的空洞足以容纳

另外即将成型的東西：  
純然的超升<sup>1</sup>，難道是  
用一個去替代另一個？  
炎症未曾出面對抗奇蹟  
事實上，他的局部已讓給了  
柳樹，木質的嘴  
極私密地（如自言自語）  
告訴他時間發生  
以及他如何作了身體的囚徒  
失蹤的人立在原處  
感到無窮未來之門為他敞開  
通往物質、通往無思想  
開門咒原是變身咒  
穿過去便再不同——  
種子化生的時代  
世界在膨脹，變得鬆軟  
伸出五指張開曾是拳頭的手  
無法想象這樣的手不是你的手

---

<sup>1</sup> Rainer Maria Rilke: Die Sonette an Orpheus I



想要变得黑暗  
从负片里出来  
仿佛 Zeitgeist 化身  
从耳朵的静水里捞起渔人  
打破不可接触的界限  
而使他的身上落下阵雨  
为着日光几乎燃尽  
总是无果地立着  
等待一种新的精神  
人鱼立定口述幻视觉之海  
为周身呖语的气泡托举  
便有了涌流如是  
搅动植物与鬼魂的纤维  
将各自的版本混在一起  
湖面空无/新叶锋锐  
许多错误失败但误以为欢乐的时间  
渔人度过的正是这种时间  
于是试着摒弃  
呼吸的旧方式

死欲驱策人鱼与渔人的真空溶媒<sup>1</sup>

而两者是否真正相遇是另一回事

（以及单宁涂抹在他鞋面上的悲伤  
一开始就赋予了苦味的底色）

---

1 宫沢賢治：真空溶媒

视神经网络蜷缩在血管密林中

沉思者的放大镜看见

蜻蜓鼓动的翅膀轻易触到界限

在挣扎中变得畸形

我们见过的——痛苦

溢满空气

连根拽动呼吸，生命，以及与此相关的词

它

尝试将头埋入修长的腹部

是为了示现悲伤么

我们不经意说出许多绝望的话

像分针停在了最低一点，而时针

难以行动

不需任何光学仪器也能看出

未来与当下过分相似

蜻蜓的存在

无法以它的形体言明

当飞行被收回，我们踏不到——轻

甚至许多事物在我们头顶行走而注意不到我们

彗星般行进的未来世界

我们只能旁观

那蜻蜓很快要消亡

或许会变为别的事物

如同反抗透明玻璃的水平息

从杯子逸出

这样的自然规律无聊而危险

在手的空气里

蜻蜓的奥秘，握紧不放

也就掌握了

痛苦的奥秘/无法飞行的奥秘

但是，永远看不见

或者只能重新加入时间

